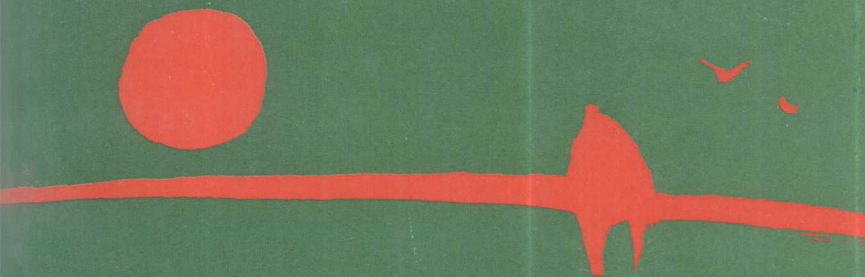


獨步夕陽

馬牧邊著



独步夕阳

马牧边著

辽东文学社出版

沈阳宏业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 千 开本：787 × 960 1/32 印张：1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彦 责任校对：兴雨

BLTZ — 1994 — 43

定价：6.00 元

獨步夕陽

——摘自评论《背向城市》

● 冯金彦

提起本溪的散文创作时，我们从本溪文坛黑大衣的口袋里总会掏出一个名字：马牧边。我们习惯用这个名字作为钥匙，打开门走进他身后的一个丰富的世界，一个多彩的世界。他如山坡上的一株老松树，我们注视着它然后注视他身边的那片松林。

当然它们共同组成了风景。

马牧边的散文无异是这风景中独特的一部分，他近乎炉火纯青的文笔，飞泻的激情，冷峻的思考无不他的作品增添了魅力。

我们读他的作品时，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游客，被他的作品领着走进他的心灵，我们翻阅他的情感他的经历如一本书，一本被岁月染得发黄的书。他如一只孤独的虎，在遍体伤痕之后，独步夕阳，让人不敢忘记他独特的叫

声。

马牧边半生经历坎坷，而这坎坷的人生经历不能不影响他的散文创作，纵观他的创作，我们发现较明显的题材取向。一方面，当岁月平静下来之后，他仍然无法忘怀浑浊的日子，便沿着记忆往回去，当然他并没有收留昨天的哭声，而是捡起堆在岸上的一些温柔的往事。他把昨天的往事捡起来，在今天的水面打一些漂亮的水花，以年轻生命。他用水花，用岸上观众的笑声，掩盖心中的那些伤痛。他想忘掉可又忘不掉，便用水花用笑声把那些伤痛深深地埋葬。另一方面，他发现他灵魂的深处有一群思想活着，并且愈长愈大，他不能忍受被这群思想踩来踩去的痛苦，便找一些题材，让它们把那些思想背出来。无论是写太阳还是写杜甫、曹操的散文。它们只不过充当了脚夫。

目 录

夜记	1
哭泣的夜	3
在古都，听琴	5
给薛雪的情书	9
青春之恋	14
南胡声声	21
花轿	23
早凋的一片绿叶	26
乞巧	30
眸子	34
飘香	37
绵绵情思	42
不是涓涓流水声	46
冰花忆	50
春潮激滟	54

朝霞，不全是绯红色	58
这里有一片枫叶	61
眼睛的联想	65
关门山，关住了什么？	68
关门山，关上门了	71
由鸡引发的连锁事件	74
我膜拜在诗神脚下	78
心香一瓣	82
与你骑驴同游	84
悼忘年之交倪诚侃君	87
故事起源论	90
龙说	94
河卵石	97
婴啼	99
走出风景	101
寻找影子	103
敲门声	105
提线木偶	106
蝶之死	108
黑马篇	110
也算英雄行为	114
妓院找爸	117
我的武术师父	120

在淮河	123
鲁山行	126
死亡体验	129
黑土地，一片青纱帐	132
青青柳叶茶	137
今夜星花灿烂	139
中国脊梁赞美诗	144
受伤的船	146
当代风流	148
荒谬的拉郎配	151
泾惠渠畔	157
小城轶事	162
真美丽的地上人	166
天狗与人间故事	169
我不是圣徒	172
大病房与小病房纪事	176
清明无雨	181
记王建墓与憩园游	184
挤进凡尘	188
生死注	193
花如雪	197
香山老人	203
故国明月	206

鹰的比喻·····	208
我向苍山稽首·····	213
雨路山中·····	217
独白·····	219
变脸·····	223
那年苦夏·····	227
红尘无悔·····	231
昨夜大风雪·····	234
落日熔金·····	260
谢灵运之梦·····	263
等待李白·····	266
谒杜甫草堂·····	269
遥想李贽·····	271
我的文学活动生涯·····	274
诗人的琴音 平民的雅歌 / 徐放·····	279
马牧边其人其事 / 刘兴雨·····	286
万里天风吹客衣 / 张捷·····	298
怀念老师 / 冯金彦·····	300
独步夕阳 / 姜宝才·····	304
后记·····	308

夜 记

秋天的夜，晴朗而透明的星空闪烁着银色的诱惑，这牵引我又沉缅到早年的风情里，儿时的记忆已迷渺；如蜘蛛一样在尘封已久的网上再也找寻不到可以咀嚼的什物。乍然感到如今漂流在异乡的天空下，一种莫名的惆怅，如沁凉的风雨从窗棂外飘洒进来，我像是泅在无涯无际夜的海上，是恐怖，是创伤，是困倦，是对希望全部的绝望，是那一种在侵犯，我丝毫分辨不出来，最后，我轻轻的叹口气，仿佛黑洞洞的情愫也有一丝苦涩的叹息在回响，这声音刺激我每条血管都绷紧起来。一片很凄静的时间溜完，新月由邻家的墙头飘荡出来缓缓地越过树的枝桠，又沉落在星后。天空如同在降黄雾，给我太多太多的荒凉，我凝视，像是在汪洋里寻觅一颗失落的珍珠，久久地，我什么也没获得，空虚、忧郁、悲伤，这些人生中最灰暗的情愫归结在一起了，如庞大的鱼网，将我从叹息的海底打捞上来，我浑身湿透，抖颤的脑和眼睛溢满了水珠；是什么时候呢，我开始了泪的流淌，我莫名地遐思着，我泪水浸湿了我的思虑，还是忧伤的思虑挤出了泪珠。

是梦中，是醒来，我无法分辨，屋内阴森森，屋外依旧

黑如墨染一样呢！隐隐的从隔壁透露出一股一股的絮语和婴儿的饥饿的哭声，使我意味到还活在人间。

扭亮灯火，翻开旧日的剪报一页一页地翻阅着，在我的眼前，一串串的黑字块，使我更沉闷，偶而在一张极不明显的角落，贴着一片小寓言：

“一个老虎，因为万分残暴，就被人们打死，然而人们珍视他的皮，剥下来挂在墙上，作为一个优美的展览，一只猫，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看在眼里，他便让自己编出了一种逻辑，‘残暴所以被人打死，打死所以被崇拜为英雄，于是，要做英雄所以又需残暴。’因此，他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英雄，就拼命地残暴起来，抓破地毯哪，砸碎碗碟哪，咬死小鸡并去抓伤人们的手哪，等等。

结果人们就把它活活的绞死，倒头来挂在野外的树上，可并没有剥下它的皮。”

故事到猫的死，并没有把皮剥下作为优美的展览为止，读完使我不禁的疯狂阔笑起来，我不知觉是笑可怜的小动物的幼稚？！还是笑自己的怯弱？！这一套小猫玩的“形式逻辑”弄得我笑得有些像哭。

人类毕竟是人类，兽永远是兽，我算是自作聪明的给下了两句评语。空虚又从身外来，夜还漫漫，苦守着凄惨而发白的灯光，我在倾神地谛听大公鸡断断续续的啼鸣，是将要天明了吗？一夜暗黑的封锁与困倦，让我打开门使最早的阳光放射进来吧，这阴暗的屋子需要暴晒的。

1946. 秋 长安

哭泣的夜

我是诞生在哭泣的夜。

夜色苍茫又浩远，对你在北部中国的大旷原上，有荒谬的梦，有愤怒的声音，有阔笑也有哀泣。这夜是不平静的。

我也和众人一样有着世纪的憎恨，并不爱夜，我也更不愿用人间最绮丽的语言对它有所颂赞，虽然有时将自己比作星火的闪光，而却是那么渺小，渺小得不能给自己有所安慰和鼓舞。

向来，就没有一点夜的陶醉，我不敢想在月明星稀的仲夏夜，倚在母亲的怀里听流萤的故事；我伴着爱人邈达在花丛的夜路上，这些情景已不再是奴隶之子的逸情了。

夜如海，翻滚着污秽又狂暴的怒涛，在拍击着生命的岩岸，而我们的生命却又为一只小舟，被波涛掀来又掀去，稍有一点疏忽，便会沉没下去。

可幸的是如今，众人都能够在夜间，辨别出大熊星座。不会因黑色的迷惑而失去了方向。这也就是值得我们可矜矜的一点呢。

不要再像孩童时代一样的，让妈妈唱起催眠歌吧！莫贪于入梦，有梦，还不是一个恶梦，谁能够在梦中寻找到幻美

的宴会呢？况且，五十年代的夜那么丑陋呢！

我是诞生在哭泣的夜里，我时时听见泥土的哭泣，因此，我不再祈求有一声祝福来，让我固执地趁着星光，摸着自己的影子，向无边的夜，投落出仅有的诚实的声音。

1947. 12 泾阳

在古都，听琴

阳光将树间的青果晒红了，友情温热了我残破的心。我漂泊到溃烂的古城，寂寞、荒凉和贫穷伴我终日，竟奇异地和碧波邂逅了。

在他哥哥的会客室，我坐在一张油漆透亮的桌旁，屋内静悄悄的像是说句话能引起空气爆炸，半晌，他歪着脖子深沉地盯着我，说：“我才想起来，你吃过早饭没有？”

我不加思索地含糊道：“好像吃过了。”

“什么话，吃过就是吃过，没吃就是没吃，也不是几年前几个月的事——”

我的心跳动的节奏快速起来，有股无名的羞恼，就像海浪被风吹向沙岸滚滚而来，我的手有些颤栗抓住膝上的裤子。他歉意地说：“我们是头回见面，可通信四年多了，不是比亲兄弟还亲吗？我住在哥家，跟住在半生不熟的远房亲戚家一样拘谨，我跟嫂子一个月说不上几句话。对你呢，前天找到你，我就说出：“我失恋了，但不痛苦。这事我都没告诉哥哥——”

听完一席话，我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走过来，从我手中拿下《约翰·克里斯朵夫》说：“别这样——走，吃饭

去。”

我们并肩在乱哄哄的人流里挤来挤去，找到一家面馆，吃完饭，逛书摊。他双手插在灰色呢大衣兜里，过长的裤脚堆在半新半旧的皮鞋上，走起路来像是鞋底的钉子深深扎在硬土里吃力地向上拔着，缓慢得非得让人推搡着才能迈下一步，又时时地将头向后一昂斜斜地飘下眼波向两侧流动。

在人少的地方，他向我道：“我在想，越穷越没负担。《圣经》上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有钱人造反比上天还难。穷人就不。是不是这个理呢？”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富翁三十年也不会造。”我回应道。

“咱俩是不是偏激了？”他又追问一句。

我摇头表示丁点也没激进，边走边谈，送我到北大街尽头，古城灯火凄迷的亮了，当我走出几十步回头望去，昏暗的灯影里站着他的身影，朦朦胧胧的。

像是手在挥动，我看不清了。

清水喷洒过革命公园的绿草地上，真凉爽，两人躺下去，将手放在头下。他不言语，我静静地望着晴空里的流云，云在蠕动变形。

我突然想起在汉江边的母亲，侧身问他：“你母亲是不是在天津？”

半晌，他长吁一口气，说道：“母亲死的早，继母不爱我，十七岁离家当小学教员——”脸色苍白，翻过身子：“我教不好书，自己也刚刚念初中教什么，唬弄人！我们几个人决定到大后方，走了几回，不是碰上鬼子查的紧，就是绕来绕去出不了封锁区——”

“那你怎么到的永川？”我问：

“取道济南，穿过周口，到湖北老河口一场大病差点送了命。多亏了哥哥救济。由巴东到重庆。”他将手托住下额回忆着：“到永川，朱予常常说到你，通信，将近四年了，我们才见面，真有缘份。”眼睛里流露出欢快的光采。

我也在回想，说得我收到他第一封信时，那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韧劲，我兴奋得饭也顾不上吃了，等想起吃饭跑到食堂，让大师傅好顿数落，让我看看钟，超过开饭时间快两小时了。

今年夏季，我溜进古城长安，颓废、灰暗、绝望中收到他寄往陕南的信，他来找我，一见面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屋内的张天芦、张富听一些人都愣住了。问我：“你俩真是头回见面吗？”我干脆的回答道：“这还有假。”富听问：“那你俩怎么都是一眼认出来，互叫姓名的，要是错了多尴尬！”

“这就是心有灵犀——”我顽皮地摇着脑袋回答着。

生活的长鞭无情地抽打着，将我抽到咸阳北塬，在我寂寞时刻很想念他，年关前，他来信说：哥哥到成都去了，他不愿跟随去混饭。要去找寻自己的天地。我赶回西安，陪他到师专去弹琴，从早弹到黑，似乎将我忘却了，直待看守大门的老头说：“你们明天来吧，我要锁门了！”这才依依离去。陪他几天我又回北塬了。

音乐是他的生命，音符是他血球。到灯节了，他又来信告诉我说：“你抽不出身就不要回西安送行了，我一时买不到车票，行期没准。”我请假回来送行。那天，他在车厢里，我在月台上，谁也不看谁，谁也不敢说话，都怕跟随第

一声道别，眼泪喷涌而出。果然，汽笛一叫，我哭了。

彼此比亲兄弟还真诚、坦率，他走后来信说那个女孩爱他爱得疯狂、执着，确实给过他灵感和力量，分手了无憾。他对我牵肠挂肚的思念，我也是。写首诗：《风雪书简》。

兴许，我们都是一棵树上结的苦果子，或同是一条江河里奔腾的水花，跌落下来滚动在一起溶合了，又跳跃成两朵水花，那水花有他，也有我，没有悲伤，没有哀婉，互相鼓舞着不要沉下去。

他在江南，我在黄土高坡，我找到一头灰色马徘徊在痛苦的北方。想起他，无所成就的有愧呵，仿佛我隐隐的望着他坐在钢琴旁，身躯随着旋律晃动，似在阳光的湖心击水，生命在燃烧，烧的像七彩流霞。

青春的奏鸣曲呵，日夜响过我的心头。

1948.1 长安

给薛雪的情书

· 在早春季节 ·

今夜星光妩媚，在天野，我想起你。

记得你曾说：“我愿变一颗星，夜夜照着你的窗棂，那是我的眼睛。”

我也说过，“我愿变只鸟，给你唱我的祝福，我愿变溪水流进山外，带去我的故事，我的歌。”

我这里正是槐花开放时节，燕子从我窗前飞过又飞回，剪落槐花朵朵，怨我不确切的比喻，那是你变的。

燕子在我屋檐下筑巢了。不知是谁家孩子恶作剧，将泥巢捣得稀碎，燕子飞走了，引起我无名的怅惘。又当我望见燕子在邻家飞绕，我的心抹上了灰暗。

想早日看见你，走到你的身边，从你跨过嘉陵江，我想天天陪你，而生活的车子让我推向相反的路标。我痛苦得一天又一天地推着孤独的破车。天是蓝色的，又正是早春，可我的心谷正在飞雪，我好冷呵。

想起接你下车的时刻，风尘仆仆，我不禁激动地说什么才能赞颂出你的形象，兵荒马乱，硝烟滚滚，你穿越过刀丛